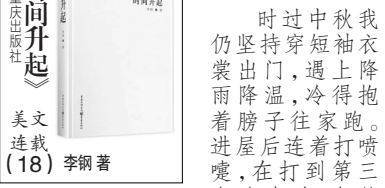


大家王辛笛



时过中秋我仍坚持穿短袖衣裳出门，遇上降雨降温，冷得抱着膀子往家跑。进屋后连着打喷嚏，在打到第三个喷嚏时，忽然想起了陶渊明，真是奇怪。

想到陶渊明我就看见了一位生活简朴的古代诗人，一会儿当官，一会儿又跑去种地，光着脚，喝着酒，领悟着人生的快乐。林语堂对陶渊明的一生如数家珍，充满敬仰，认为他是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是照彻古今的炬火。

陶渊明我又想到当代诗人王辛笛，日近长安远。王辛笛是一位奇怪的诗坛老人。在现今的大陆文学界，他是被人有意无意冷落和忽视的一个；若干年前我曾曾在书店翻过一本《辛笛诗稿》，印数不过千册。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海外文坛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台湾诗人痖弦有首题为《晒书》的诗，全诗仅两句，“一条美丽的银鲱鱼/从《水经注》里流了出来”，整个儿化自王辛笛的诗，王辛笛的原句为“一条美丽的红金鱼/从《水经注》里流了出来”。

痖弦诗才怪异，是台湾一大现代派诗人，大陆新时期的现代诗也受其影响，就这两句看，也是有创造性的，然而仍摆脱不了王辛笛。有一回流沙河大概是刚见罢王辛笛归来，跟我谈及这位老人的轶事，说在一次宴会散席之际，王辛笛招呼服务员道：“去拿一个盆来，我把这些剩菜端走。”据传王辛笛拥有财富，生活优越，车，样式各异，但大多都蒙着一层尘土。

车队的郝师傅已经年过四十，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一张嘴还是一口浓重的佳木斯口音。为人随和的他，是李春秋在单位里最早熟络起来的人。听说李春秋要借车去木兰县，郝师傅亲自带他来到车库。

“小鬼子投降以前，把能毁的全毁了，按说这些车都该报废了。咱们把能用的零件都拆下来，东拼西凑，倒是攒出几辆来。你要是去木兰县，这辆车最合适。”郝师傅拍了拍一辆半新的福特轿车，说：“刚攒出来的。虽说车速慢点儿，可暖风是好的。这么远的道儿，这么冷的天儿，没点儿暖风烘着，准把人冻透了。”

“还是你想得周全。我就用了。”郝师傅的技术一贯让李春秋放心。“我再给你挑个好司机，一天打个来回没问题。”郝师傅热心地说道。李春秋拉住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开就行。”

“我知道你开车没问题。可修车呢？毕竟是刚攒出来的，车况还不稳定。路上发生故障，咋整？”“能出什么故障？这福特车我知道，结实耐用。局里这几天事儿多，司机本来就不多，咱们就别添乱了。回头再有个爆炸，咋弄？”

郝师傅没说话了。他看着李春秋钻进车里，打着火，隔着玻璃吩咐道：“那你加点儿小心。晚上回来后，再一起喝一杯吧。”

李春秋冲他挥了挥手，开着汽车离开车库。待到车子已经走远，郝师傅突然想起一件事，急急往外跑去，冲着远去的福特车大喊：“完犊子了！这车还没在军管会登记哪，李春秋！”

下期关注：尹秋萍握住了手中的钢笔

却能可惜众人所不屑的一桌剩菜。

流沙河讲完这件事后，用“大家风度”四个字赞叹，极为钦佩。在我的眼中，流沙河的言行已经够大家气的了，不过那次宴罢，他也没要个盆来端剩菜，未见这一举措还是需要勇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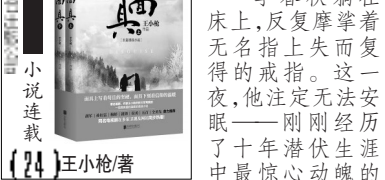
听说流沙河讲过王辛笛轶事后不久，我便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见到了王辛笛，我采取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当时的心理活动有几方面：一是认为自己又没受益于王辛笛的诗，不欠他。二是看到王辛笛年事已高，想必不会再读年轻的东西，说不定还不知我是谁。三是年轻气盛，妄自尊大，觉得自己羽翼已丰满，不愿向人低首。因此我即便有意回避，吃饭时也不跟他坐在一桌。

不料饭吃到一半时，王辛笛主动朝我走来，拿着笔和一个小本。他俯身问我能否给他签名留个地址，样子极谦和极诚恳。我大吃一惊，瞬间被弄得脸红耳热，手足无措，仿佛有种力量一下子把我的虚荣戳穿，防不胜防。慌乱之中我连忙起身，说些语无伦次的话。我感到自己实在像个拙劣好斗的棋手，一门心思想跟对方拼杀，可人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我较劲，也不跟你谈艺，而是谈棋以外的事情，为你高兴、和你握手，把你当作朋友。这棋怎么下？

王辛笛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见浅浅的一面便极难忘怀的人，在文坛前辈中，为数不多。像林语堂评价陶渊明那样，他是一个爱好人生者，无意于浮名，也无所谓被冷落，他真实又和谐地生活着。他在不知不觉中显露出自己的宽厚，决打算伤害别人，只是你在对照时才会发现自己的浅薄。事隔多年，我还常常忆及那次见面，而他呢？怕早在这一件事给淡忘了。大家之大，就在这里。

下期关注：横竖是个汉子

李春秋找老郝借车



李春秋躺在床，反反复复摩挲着无名指上失而复得的戒指。这一夜，他注定无法安眠——刚刚经历了十年潜伏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天，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比那颗粒弹更可怕的，是无数可能被忽视的细节。他闭上眼睛，在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那把闭在侦查员腰间的手枪。如果当时他能再果断一点，也许尹秋萍已经不用在医院里忍受重伤的折磨了。这件事就算他不做，很快，魏一平也会派人做。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也许，何况当时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找到并取回戒指。没有尹秋萍的暗示和指引，李春秋断不能从处置室的搪瓷盘里偷梁换柱地拿到戒指，而且很可能被战时国军在病房中。从处置室出来时，李春秋已经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紧张与怀疑。他已经感觉到什么了吗？但愿这只是紧张带来的错觉。李春秋边想边摩挲着无名指上的戒指。

“你昨天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要是真去不了，可以告诉我。我请假，去开家长会。让孩子在那儿傻等着，一直等到天黑。你这叫什么行为？这叫言而无信。”姚兰的这口气，因为李春秋找回戒指，刚刚顺了一个晚上，便又窝在了胸口。本来浓情蜜意地从梦中醒来，想扮扮妻妾良母问问昨天家长会的情况，不想听到了李春秋根本没去的消息。

“是，夫人。”李春秋被逼得没办法，只得开口道，“你也知道，公安局那种地方，急事说来就来。只要有一点点办法，我也不会不去。”

“法医科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吧？缺你一个，公安局就运转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当老师的最反感家长不拿学校当回事。看着吧，我们己经把陈老师得罪了。李唐和美兮被顶打扫教室，一个星期都要打打扫。”

听姚兰如此说，李春秋的心里生出一丝愧疚。

公安局的车库前停着一溜儿机动车，倚斗摩托、吉普，还有几辆轿车。

生活服务广告 86969860 86969954 成都某部供应商征集公告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加油站、加气站残留资产拍卖公告

公告 幼儿园及配套改造项目相关人员

成都锦泰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成都锦泰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东方电气集团岷峰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部分破产资产拍卖会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公告 注册公告

成都锦泰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成都锦泰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成都锦泰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